

2003年度

最佳

韩圣海 主编

经济故事



Best Economic Stories in 2003



学林出版社

2003 年度

最佳

韩圣海 主编

经济故事



Best Economic Stories in 2003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3 年度最佳经济故事/韩圣海编.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4.1

ISBN 7 - 80668 - 642 - 8

I . 2... II . 韩... III . 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9962 号



2003 年度最佳经济故事

- 主 编—— 韩圣海
策 划—— 大鹏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吴耀根
封面设计—— 鲁继德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81号1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6.625
字 数—— 15.4 万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 - 80668 - 642 - 8/F·46
定 价—— 15.00 元

前 言

2003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入第25个年头,经济改革突破了形式创新的阶段深入成为实质性的变革。这也是不平凡的一年,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财经事件都在今年发生了。

事件看似都是顺理成章地发生,事实上却是中国经济改革推进的必然结果。

当然,SARS也许是个偶然。但现在看来,对中国经济而言,SARS仅仅是一段插曲,某种程度上它还产生积极的制度意义。中国经济依旧执着地向前发展,继续被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着。

眼下的中国,人们越来越关注经济生活,经济领域的事件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因为它们在关乎国家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关乎着百姓的柴米油盐。

经济事件每时每刻都在发生,除了被现实地展示以外,也被很好地纪录和诠释着。财经媒体则躬逢其盛,成为了重大经济事件的忠实观察者和记录者。当我们翻阅着全年厚厚一摞财经媒体时候,一幅宏大的2003年经济画卷顿时被徐徐展开。

历史可以有很多种叙述方式。当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旋律的时候,也许从经济的角度来叙述最为合适。

正因为此,我们想到了对2003年度发生的重大财经事件进行总结和回顾,编撰《2003年度最佳经济故事》,让关心中国经济的读者掌握2003年度中国经济发展的精髓与脉络,洞悉其今后的趋势和走向。

书中辑录的15个财经事件或人物均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们大多是经济发展的直接产物,同时又深刻地

预示着未来的经济走向。所有文章均经过反复比较,从国内知名财经媒体找到我们认为最能反映事件本质的文章。有些文章由于时过境迁,还请作者重新撰写,以反映事件的全貌。

本书所选经济故事的作者均为国内知名财经媒体的记者,作为经济事件的叙述者,他们活跃在经济生活的最前沿,思想活跃、视角敏锐。他们将繁杂甚至艰深的经济事件进行深入浅出地剖析和叙述,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正因为此,本书极具故事性和可读性。

我们期望,看完本书,您在掩卷沉思之际,脑海里可以清晰地浮现出 2003 年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事件的脉络,并且可以作出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纵深发展方向的判断和解释。

而这,就是本书诞生的目的。

编者

2003 年 12 月

1 振兴东北国策出台前后覃爱玲 田 毅

历史没有如果,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这是一次再也不能错过的契机。白山黑水,向为英雄辈出之地;今昔何昔,东北复兴定当有时。

9 小灵通引发电信大变局郑作时

竞争是个好东西,我们姑且不去评论小灵通项目的好坏,只看它把中国移动和联通急成什么样子,这就是一件好事,只有竞争了,垄断的老大们才会明白,原来客户是那样的宝贵,他们的利益是不好随便看待的。

21 “大上海”核聚变王丰

“以前的壁垒是有形的,现在的壁垒是无形的;以前的壁垒造成的是浪费,现在的壁垒浪费的是时机和效率。”经济发展最令人瞩目的长江三角洲,因为诸侯经济之名饱受诟病。

41 平价药店:打破药价虚高坚冰肖一

对付由垄断带来的高价格,经济学家们最推崇的解决方式是引入竞争机制。从一家垄断到几家竞争的机制,能不能保证价格的回落,平价药店的经历可能是一个最好的回答。

2003/7

55 QFII绝技——在台湾地区的风波及在内地的未来

.....汪姜维 陈雪洁

宏观经济学家极度悲观、策略分析师和股票研究
主管谨慎乐观、台湾地区 QFII 业务资深操作者相当乐
观、内地券商及投资人士不以为然……QFII 已摆上中
国资本市场的宴席，对于 QFII 各类主动与被动的参与
者来说，未来若干年内，它将是何种味道？

74 银监会——悬念中驶出的中国金融监管第三驾马车 …张俊才

银监会已经从人民银行手中接过金融监管大权，
成为与人民银行并列的国务院正部级机构。今后，人民
银行将着力确保货币政策的实施，而银监会的职责则
是监管和维护商业银行的利益。随着银监会的成立，银
行、证券、保险中国金融业监管的三个并列系统最终完
成，中国金融监管的“三驾马车”最后齐备。

89 社保基金入市风波赵小剑 楼夷

三年中，社保理事会一直超低调运作，为外界与证
券市场留下神秘而让人渴望的想像空间。每每有社保
基金入市的传闻，市场便令闻风而动。2003 年 6 月 9
日，社保基金开始在二级市场购买流通股，三年来低调
运作终于有了结果。

98 经济过热还有多远？李树锋 张继伟

货币这只“笼中虎”再次成为各方争论关注的焦
点。过高的货币供应增加幅度是否在积聚通货膨胀的
压力？贷款的高速增长是否会导致某些领域过热和重
复建设，并最终形成银行体系新的不良资产？人民币汇

率问题也成为经济生活的焦点之一。经济过热还有多远?

107 农信社:变革进行时韩圣海

今年,作为农村金融三大支柱之一的农村信用社改革终于起步,作为农村金融改革的先行者,耗资 1000 多亿元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备受关注,尤其是其改制过程中涉及到的制度创新和变迁,更是成为了业界、学界议论的焦点。

119 “困兽”平安宁南 郭苇 虞立琪

被《经济观察报》多次评为“中国最受尊敬企业”的平安保险,跨入新世纪后,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这里面既有中国保险市场整体受困的原因,更有平安自身市场竞争力削弱、制度优势丧失的问题。

136 吉利“路线”南焱

“不让你干或许还是别人的错,但是让你干却干不好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了。”如今,当吉利越过同情的门槛,与同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时,所有国内的汽车制造企业都如狼似虎地盯着吉利,它毕竟是中国汽车业的另类。李书福多次表示对竞争的残酷倒不怕,怕的就是不公平。

151 海鑫卅日房毅 刘建强

接班和继承的悬念,就这样过于“简单”地有了结局。生前未及安排发身后事的企业家李海仓身后的巨大财富,既没有在儿女、父子、兄弟和创业元老中引起

纷争,也未遭致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的剥夺。相反,不争家产,全力维护企业发展,成了漩涡中各方代表、各种力量的一致选择。

171 杨元庆的全球雄心许知远

2003 年 4 月 26 日,联想公司将英文标志由 Legend 改为 Lenovo,在新闻发布会上,杨元庆以一种口号式的语言说道:“新标志寄托着我们在 21 世纪的巍巍宏图,我们立志将以坚定不移的决心,打造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国际化品牌,为中国民族企业争光。”

183 振兴天津——戴相龙天津施政半年仲伟志

戴相龙不仅洞悉金融与财政政策,而且熟谙产权改革与自由市场精神并已经开始付诸操作。把这种自由市场精神转化成“制度化的激情”,或许将是天津振兴的最终希望。

191 “非典”时期的中国农村官员韦三水

农村意味着与城市的距离,但“非典”的侵袭却让这种距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突如其来的 SARS 灾难,不仅考验着农民和基层官员,同时也在考验着中国社会的根基。

振兴东北国策出台前后

覃爱玲 田毅

历史没有如果,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这是一次再也不能错过的契机。

近日,中央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列为国策,和西部大开发相提并论,东北的战略意义再度凸显。而将东北和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这三个经济发达地区等量齐观,以期成为发展的“第四极”,则可以看出各界对东北的寄望之深。

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东北曾作出巨大贡献,而计划经济之弊,也在此浸淫甚深。振兴东北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政策上的引导和扶持自不待言,但政策的“注入”怎样转化为内生性的变革力量,确实需要考量。在吃“政策饭”,还是吃“市场饭”等问题上,必须求出一个正解。

而政府怎样“正确发挥”作用,确定好与市场的边界,在有为和无为之间寻求平衡,更是关系到改革路径选择的关键问题。一个优良的市场和信用环境,让远者来,近者悦,对于东北的复兴至关重要。

东北改革的艰巨和复杂性还在于,它远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转型中诸多问题,在东北都是需要破解的绳结。哪些问题该解则解,哪些问题当断则断,这考验着变革者的艺术和勇气。

白山黑水,向为英雄辈出之地,今昔何昔,东北复兴定当有时。

“东北振兴战略的具体政策很有可能在今年10月份的中共十

六届三中全会或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做出部署,现在各部委和东三省都在加紧调研协商。”8月7日晚,一位权威人士如此说。

8月1日至3日,温家宝总理将振兴东北作为国策的高度提出,再次把这个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区域推到历史的前台。

两份权威报告

改造东北的课题由来已久。

2 辽宁省政府办公厅一位官员还清晰地记得,1998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句让东北人振奋的话:加大装备工业的开发力度,依托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推进关键设备的国产化。这位官员说:“但真正做起来比我们想像得难多了。和上海、青岛、武汉等老工业基地的突破相比,我们也落后多了。”

去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则首次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说法。“国家已不得不关注东北问题,同时东北的产业基础又有可能保障它的体制创新。中央制定这一方针站在了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

社会科学院一位曾参与十六大报告起草的研究员向记者这样分析。

据东北当地官员透露,今年5月底,温家宝总理年内第二次辽宁之行,即首度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东西互动的两个轮子”。

社科院那位研究员提醒记者注意陪同总理考察的“大员”们——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财政部长金人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洋、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魏礼群、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你能看出要解决什么问题、看出中央的决心”。

温家宝总理此行之前,国家发改委一份关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报告就已成型。据记者了解,报告分现状、主要问题分析和调整改造思路三部分。在重点的第三部分,报告提出了以“更多的市场经济,更多地对外开放”为指导思想,加快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加强技术改造,加快发展民营经济和帮助资源枯竭型城市等建议。在报告的结尾还列举了一些具体项目。

而就在温家宝总理考察东北的同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批研究员也正在当地调查。据一位接触过这些研究员的东北当地官员说,国研中心的报告尚未定稿,但调研的三个重点有别于发改委:一是各种债务负担如何处理;二是政府职能怎样转变;三是新的增长点究竟该用什么机制培育。

这位东北官员告诉记者,两大报告在精神上有着很大的区别:发改委的报告是沿续传统的支持方式,倾向于给项目给资金,而国研中心的专家们希望从体制创新的层面上来解决问题,尤其关注当地政府职能转变及整个经济大环境的改变。

另外,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也在发起一个广泛的调查,以完成一份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振兴的建议报告。

民盟中央副主席丁石孙一行已有过一次东北之行,8月12日,民盟调查的核心人士经济学家厉以宁将开始东北考察之行。

东三省的“愿望”

从今年两会开始,东三省纷纷投书建议力推东北振兴战略。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龚世萍、省政协副主席张传庆等建议,国家应把辽宁作为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两个支持”(即: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试点省份进行先期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国推广。而黑龙江省政协人士则在会上提出率先在黑龙江建

立产业发展基金,扶持重大装备工业、石化煤化产业、森工产业的发展。

“国家应该参照浦东开发等经济特区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从生产力布局、政策调整 and 财力使用上,给予老工业基地重点倾斜和支持。比如实行特殊政策,帮助解决老工业基地难点问题。比如采取发行专项国债等形式多渠道增加投入。国家也可以注入一定比例的资本金,帮助老工业基地加快改造升级步伐。另外可以通过税收、土地使用优惠等途径,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老工业基地改造。”黑龙江省政府计委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这样说。

黑龙江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旧项目改造贷款和新立项目支持是我们需要的重点。

记者从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取得了一份关于提升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的调研报告。该报告直言目前“国家宏观政策政出多门,没有形成支持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的合力”。

该报告还认为目前的产业政策过于笼统,具体的财税政策如允许进口设备减免税和新产品开发的一定费用摊入成本等,或因入世而弱化,或因企业效益不高而形同虚设,没有鼓励作用;另外,国家的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政策模糊,对装备制造业企业没有特别说法。“如目前财政部规定,国家重点鼓励发展产业和产品的国内投资基础自用设备的进口不仅免征关税,还免征增值税,而购买国内设备却征增值税。研究开发费用中相当一部分是人工费用,可以进入成本抵免所得税,但不能减免增值税,不利于新产品的研发。”辽宁政协一位人士分析道。

吉林省一位政府官员还建议希望国家确定东北为“国家重大装备国产化创新研制示范基地”,并由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匹配设立“发展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专项基金”,用于扶持装备制造业基地建设和承担进口替代研制任务的企业。

“目前我国60%以上技术含量高的投资类设备依赖进口,国家完全可以支持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实施进口替代策略。财政可设立国产化装备发展专项资金,用于对承担进口替代研制任务企业的贷款贴息及研制费用补贴。”辽宁省财政厅预算处一位官员在电话里对记者说。

针对辽宁省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巨额不良贷款和企业的不良债务严重制约了辽宁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的现状,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姜笑琴曾建议说:“国家在辽宁进行处置金融机构‘两呆’贷款试点,对因政策性原因形成的‘两呆’,国家给予一次性核拨或核销;对无生产经营活动、无偿还能力的企业,由政府组织、银行参与,对企业资产进行变现还贷,损失部分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行及总行调剂‘核呆’准备金;另外,可以实施不良资产第二次剥离。”

中央:资金、政策还是新机制

一个事实是,中央政策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一直没有断过,财政、信贷、投资是以往三个最重要的手法。“九五”后期实行债转股政策和国债资金拉动内需的政策,东北地区因国有经济比重和制造业比重均较高,得到政策上支持的力度相对较大,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不过,据一位正在参与政策调研和制定的人士称,这次提出振兴东北国策,中央所能给的主要是鼓励地方体制创新的政策,而并非财政或信贷资金。温家宝总理在座谈会上特别强调,要“用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新方式,走出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新路子”。

他告诉记者,一个探讨中的政策扶持方式是审批权下放。“例如外商投资的审批权,1984年规定的起点是3000万美元,十年之后

已显得很不合理。我们提出可以将东北作为一个审批权下放的试点。如果可行的话,就在全中国推行,这也算是对东北的一种支持吧。”

另据透露,下放土地使用权限审批也在讨论中,总体上希望地方有更大的自主权。

“我觉得东北一些地方可能没有领悟中央的意思,一直只要钱。其实中央把它提高到一个国策的位置,已经是很重要的支持了。再说进行技术改造之类的都是企业自己的事,像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私企,没有人听说他们搞技术项目要政府出钱吧?”一位接近政策制定层的研究人员认为,东北人要改变计划经济时的思维方式。

这位研究人员表示,在东北的金融问题方面,中央政府应该不会直接给太多钱,而是考虑将这里作为一个投融资体制改革试点,使东北的金融从总体环境上有所好转。“资金是流动变化的,如果条件好,资金肯定会聚集过来。反之,即使钱投进去了,也可能因各种原因而造成新的呆坏账。”

据记者了解,东北的债务问题是中央此次考虑的一个重点,有参加调研者认为,为改善东北的投资环境,中央可能会考虑核销四大银行的坏账,清洁金融市场,并建立一个“债权交易中心”。

细心者也许会品味温家宝总理在座谈会上说的另外几句话:“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国家给予必要扶持。”“国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也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讲求效益。”“坚持少上新项目、少铺新摊子,在改组、改造现有企业上下大功夫,注重整合现有资源,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

东西之别

如果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都是国策,

那么中央给予的政策有什么差异吗？——在采访中，许多东北政府官员这样问。

据那位参与振兴东北战略调研的人士分析，西部大开发与东北改造确有很大不同，“东北是传统工业基地，相比西部经济基础要好不少，如果能充分整合资源，注重创新，经过一定努力是能够成为一个经济发展良好的区域的。”

2000年，国务院出台了《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00]33号），其中几个重点政策如加大建设资金投入力度，提高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比例；优先安排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金融信贷支持等。

原国务院体改办一位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过去5年来，国家在西部地区投入国债资金2100亿元，西部地区的国债投资占同期国债投资总量的35%。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发大量国债资金投入东北振兴战略的可能性不大。”

财政部科研所一位研究员则认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应该是重振东北战略可能采取的政策之一，特别是对失业工人的补助。

记者拿到的一份内部调研资料进一步分析了中央和地方的人事权。

报告认为，在现行管理体制下，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结构调整涉及到中央、地方、部门（包括全国性公司）及企业等各个方面。为了避免因条块分割而造成体制障碍，调整结构所涉及的各主管方面应各负其责、协同合作。

其中，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对东北老工业基地进入全国500强的大型企业的重组、改造；负责对老工业基地内的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进行规划、协调工作；对建立统一、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担负起总体筹划和转移支付的工作；负责制定相关的优惠

和扶持政策。

而地方政府应负责地方工业企业的重组、改造及成为中央大企业配套服务企业的组织工作；应与中央政府共同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应负责搞好本地的投资环境，包括完善的基础设施、服务体系和政策环境，以利对内外开放、吸引投资。部门和行业应负责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及机械等行业中大企业集团的跨地区整合、重组及在技术开发、建立战略联盟等方面的跨地区协作。

“启动市场机制和转变政府职能是现在东北振兴迫切需要突破的地方，而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增加透明度，放权给市场，同时法治先行。”那位正在参与政策调研和制定的人士强调说。

(本文原载于2003年8月13日《21世纪经济报道》)